

非遗故事

省级非遗——

左家拳

□ 梁大智

清嘉庆十三年深秋，文水县孝子渠村左家院里，一声啼哭划破晨雾。左文法抱着次子，郑重命名：“昌德，习武先修德，做顶天立地、守正护弱的汉子。”左文法曾得少林武僧亲传，十路弹腿出神入化，为人厚道，对三个儿子却要求极严。每日天不亮，院坝里便响起拳脚声，老大憨厚扎实缺灵气，老三机灵却少韧劲，唯有左昌德，对拳脚天生痴迷，看一遍便能模仿七八分，执拗劲儿远超兄弟。

“腿直如松，力沉如石，弹腿是安身护人的本事！”左文法持枣木杆敲打昌德弯曲的腿弯，语气严厉却藏着期许，“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，气不顺则力散，心不静则拳乱。”昌德咬着牙嚼直膝盖，汗水顺着脸颊滑落，砸在青石板上溅起细小的水花，却自始至终一声不吭。他性子执拗得像块顽石，认定的事便是磨破手脚也不肯放弃。一次练十路弹腿时不慎崴了脚踝，肿得像发胀的馒头，连走路都一瘸一拐，左文法心疼不已，强令他歇息。可昌德哪能闲得住，趁着夜色在院角埋下十八根手臂粗的木轴，借着微弱月光一瘸一拐地踢蹴，每一脚都用尽全身力气，木轴断裂的“咔嚓”声在寂静夜里格外清晰。天快亮时，十八根木轴全部被他踢断，脚踝的肿痛竟在这日复一日地锤炼中不知不觉消了大半，反倒比往日更有力量，这份韧劲，也让左文法暗自欣慰。

十三岁时，恶霸李三要强占王老汉的磨盘，还推搡老人。昌德虽怒火中烧，却记着父亲“不可逞强”的叮嘱。次日清晨，三百多斤的石磨盘竟被架在村头老枣树枝杈上。李三要又气又怕，不敢寻仇，还偷偷向王老汉赔了罪。左文法欣慰地拍儿子的肩膀：“武力护弱安良，而非逞强立威，守住本心方能成大事。”这话深深埋在昌德心底。

十七岁，昌德随父赴京经营车轴生意，闲暇时从未荒废武功。北京城南的两百余斤石狮，成了他练臂力的工具，每日必举数十次，三年后竟能双手各托一只石狮过头顶，面不改色。此事传到河北沧州“长眉道人”张德茂耳中，这位名宿收徒极严，专程赶来，见昌德身手娴熟、眼神清亮，当即收他为徒。昌德跪地拜师，立誓不负师恩父训。

此后八年，昌德跟随张德茂潜心修炼，日夜不辍，冬练三九、夏练三伏，从未有过半分懈怠。他不仅将师父的独门绝技融会贯通，还巧妙结合父亲传授的十路弹腿，凭悟性反复琢磨、不断锤炼，渐渐摸索出一套刚柔并济、攻防兼备的拳法——这便是后来闻名天下的左家拳。他的面掌舒展如绵，却暗藏千钧之力，掌法运行成环，能柔化对方凌厉攻势，再顺势反击，一招制敌；弹腿更是练得出神入化，踢、蹬、钩、踩、扫十种腿法运用自如，踢出去时劲风呼啸，能碎石裂木，“左家弹腿天下走”的说法，渐渐在江湖上传开，越传越广。二十八岁那年，昌德拜别师父，依依不舍返回北京，此时父亲已病故，父亲留下的车轴铺没了主心骨，日渐萧条，最终无奈倒闭。左昌德走投无路流落江湖，在

北京天桥摆起武摊卖艺谋生，他从不耍花腔、不玩噱头，只凭一身真功夫说话，每套拳术都打得沉稳有力，围观之人无不拍手叫好，江湖中人送他雅号“左二把”，既赞他身手不凡，也敬他品行端正。

天桥鱼龙混杂，地痞常来挑衅，昌德总能手下留情、点到为止。恶霸“黑煞神”带十数打手闹事，扬言要砸摊抢钱。昌德从容起身：“江湖同道当以武会友，恃强凌弱算什么英雄？”黑煞神挥拳扑来，昌德身形一闪，一记面掌轻拍其肩，蕴含千钧之力的掌风将黑煞神震倒在地。昌德警告他莫再作恶，黑煞神狼狽逃窜，此后再无人敢来挑衅。

经师父引荐，昌德在苏州开设“昌隆镖局”，以“诚信为本、扶弱济困”为原则，纵横南北六十三省数十年，从未失手，镖旗成了江湖最靠谱的象征。道光二十四年，苏州巡抚重金委托他押送绝世苏绣“七禽图”赴京，沿途早已被山贼盯上。镖队行至伏牛山，果然遭遇蒙面劫匪，首领厉声索要绣品。

昌德勒马伫立，朗声道：“我左二把走镖三十年，从未受过委托，你们执意阻拦，便尝尝左家拳的厉害！”劫匪首领挥刀直冲而来，昌德翻身下马，抽出虎头双钩，双钩翻飞间钩住长刀，手腕一拧便将刀震落，再一记弹腿踢跪首领。其余劫匪围攻而来，被昌德弟子一一制伏。昌德念其生计艰难，赠银劝其改邪归正，此后伏牛山山贼再不敢阻拦镖车，还会暗中相助。

护镖抵京后，道光皇帝召见昌德，亲赐黄马褂与镖旗，不慎将旗柄朝下递出。昌德不敢颠倒，恭恭敬敬接过。为警醒自己，此后昌隆镖局镖车皆倒插镖旗，“倒插镖旗左二把”的美谈传遍十三省。

岁月流转，时光飞逝，昌德渐渐老去，鬓角染霜，眼角爬满皱纹，身手也不如往日矫健。他将昌隆镖局郑重交给儿子左安民经营，反复叮嘱儿子，要坚守“诚信为本、扶弱济困”的祖训，莫要丢了左家的脸面，莫要负了“左二把”的名声。交代完镖局诸事，他便回到文水老家，在自家老院里开馆授徒，想要将左家拳与左家精神一并传承下去。他收徒不分贫富、不分贵贱，只看人品心性，心性不正、品行不端者，哪怕天资再高，他也绝不收。教拳之时，他不仅悉心传授左家拳的招式、要诀，更反复强调“习武先修德”的道理，将“凤凰展翅”的手法，金鸡独立的势法，闪展腾挪的身法，进退转返的步法”的要诀毫无保留地传给弟子，还常常带着弟子们扶危济困、帮扶乡邻，践行左家拳“护弱安良”的初心。他曾坐在院中的老槐树下，对围坐身旁的弟子缓缓说道：“武林之道，唯有两点，一是功夫过硬，二是心有敬畏。敬畏天地，敬畏道义，敬畏手中的功夫，更敬畏每一个托付与信任。练拳脚，修心性，唯有心正、身正、拳正，方能行得正、走得远，才能真正做到护弱安良，不负初心。”

光绪五年，七十二岁的左昌德溘然长逝。“左家弹腿天下走，二把威名震九州”这句民谣，在江湖与百姓口中，传唱百年未绝。

多元起源
乡村沃土孕育艺术根脉

孝义秧歌的起源虽无确凿文献记载，却在民间传说与文化遗存中留下多元印记，是劳动、信仰与文化交融的结晶。

劳动起源说认为其源于农民插秧等集体劳作，踏地为节、随口而歌以统一动作、缓解疲劳；宫廷传说提及汾阳、孝义曾为汾阳王郭子仪饷田，宫廷打击乐舞传入后与民间歌舞融合，形成“武场”雏形；狭义纪念说称北宋时

百姓为歌颂梁山好汉平定田虎之乱的侠义，将英雄元素融入秧歌，赋予武场豪迈气概；祭神禳瘟说则因当地早年多灾虫害，艺人绘“五毒”脸谱表演，以驱邪避灾、祈求丰收。孝义秧歌的艺术源头可追溯至汉魏“踏歌”，唐代民间“踏歌”在汾孝地区落地生根，逐步演变为“踏地为节、边歌边舞”的地秧歌，明代晚期基本成型并出现演唱形式，为“文场”“武场”分化奠定基础。

发展脉络
时代浪潮中迭代沉浮

孝义秧歌的发展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，政策导向、民间热情与艺人坚守共同推动其从田间走向舞台。

清末民初进入鼎盛，班社遍地，“文场”“武场”分化明确；20世纪20—30年代，艺人侯八元等用门板搭建临时舞台，实现从“撂地演出”到简易舞台表演的跨越；抗战时期，艺人们编唱《八路军威名震天响》等抗日曲目，成为民间宣传载体；新中国成立后，文化馆组织培训、改革艺术形式，1961年武场“掏场

子”经舞台化改编亮相省级调演；后遭遇重创，剧目与技艺濒临失传；改革开放后迅速复兴，近200个村庄组建秧歌队；20世纪90年代受多元文化冲击陷入传承困境；2005年被纳入省级非遗名录，开启系统化保护；21世纪以来，通过“四位一体”保护模式、传习中心建设等焕发新生。

时代变迁中，秧歌内容不断革新，从抗日宣传、生产建设歌颂到乡村振兴赞歌，始终贴近生活与群众。

艺术体系
歌乐舞技的完美融合

孝义秧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体系，“文场”“武场”双峰并峙。武场（掏场子）以舞蹈为主，揉合武术与音乐，“二龙出水”“剪子股”等数十种队形粗犷明快，武生、小旦、花脸等角色服饰色彩鲜明；文场（干板秧歌）以演唱为主，不配丝弦，靠打击乐伴奏，“四六句子”与各类唱段语言风趣、雅俗共赏。唱腔分为“过街板”“秧歌小调”“戏曲

板”三类，分别适用于贺喜、小戏、大戏表演；乐队最初为12建制，道具乐器与烘托乐器搭配，打击乐与唱腔配合默契，尽显黄土高原雄浑气势。

剧目丰富且传统与创新并举，传统剧目有《渭水河》《卖绒花》等，现代剧目涵盖抗战、婚姻自由、乡村振兴等主题，《特殊庆典》等创新作品获省级展演认可。

剧团生态
坚守中的荣光传承

孝义秧歌的繁荣，离不开一代代班社、艺人与幕后工作者的付出。

历史上，汾阳城侯八元秧歌班、宋家庄秧歌队等知名班社风靡一时；艺人中，“二梅梅”李晋枢作为首位秧歌女唱角坚守舞台，张守经男扮女装演绎经典角色，侯八元首创门板搭台推动舞台化，“二黄焉”武杰出身秧歌世家，以“铁嗓子”名满乡里，擅长男女角色切换，其演唱被文化局录音存档；“二木匠”张锐丰既是孝义秧歌研究会会长，又自编

自演“顺口溜”秧歌，既当演员又曾任职村支书，在带动村民致富的同时坚守传承，如今仍领衔参与非遗秧歌公益性演出，走进乡村传递艺术魅力；史三宝等也为技艺传承与创新奠定基础。演出中，导演、编剧、乐队师傅、演员、化妆师与后勤人员协同配合，形成专业且富烟火气的团队生态。从早年“对台戏”比拼、艺人自带干粮串村演出，到如今登上省市级乃至央视舞台，秧歌成为孝义的一张地域文化名片。

当代新生
守正创新续写新篇

如今，孝义秧歌在保护中传承、在创新中发展。孝义市已形成四级传承体系，设立多个传习中心与展示馆，通过“非遗+校园+社团+文旅”模式，让秧歌走进课堂、社区与景区；数字化保护与书籍编撰构建起立体保护体系，短视频、直播等新媒体扩大了受众群

体。振兴东街小学等学校开设秧歌社团，孝义文旅集团组建年轻队伍，青少年的加入为古老艺术注入青春活力。

未来，孝义秧歌将继续坚守核心技艺，融入现代舞台技术与时代主题，开发文创产品与旅游演艺项目，加强省内外乃至国际展演交流。

从田间地头的踏歌起舞到舞台上的光彩绽放，从祭神禳灾的民俗仪式到文化惠民的精神盛宴，孝义秧歌承载着孝义人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。在艺人坚守、政策扶持与时代推动下，这门黄土高原上的艺术瑰宝，正以守正创新的姿态，让锣鼓喧天的雅韵代代相传，在新时代绽放更璀璨的光彩。

孝义
秧歌：
孝义人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

□ 郭庆龙

孝义秧歌，俗称“圪圈圈秧歌”“地秧歌”，作为流传于汾阳、孝义一带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集歌、舞、乐、技于一体的综合性民间艺术瑰宝。它深深扎根于黄土高原的农耕文明，承载着当地人的生活情感与文化记忆。在数百年岁月流转中，历经多元起源、起伏发展，如今正以崭新姿态续写传承新篇。